

【名家全译本】

约会名著 · 世界文学之旅



红与黑

【法】弗雷德里克·司汤达 著

Le Rouge Et Le Noir

罗新璋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约会名著·世界文学之旅

【名家全译本】



红与黑

【法】弗雷德里克·司汤达 著

Le Rouge Et Le Noir

罗新璋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 (Stendhal) 著; 罗新璋译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2.4

ISBN 978 - 7 - 5001 - 3200 - 4

I. ①红… II. ①斯…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1295 号

红与黑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 68359101 68357328 6835982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总 策 划 / 姚丹骞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刘 旭 于建军

责任编辑 / 王玉玲

封面设计 / 一鸣文化

印 刷 / 北京佳明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 张 / 27.75

字 数 / 339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01 - 3200 - 4

定价: 28.00 元

出版前言

一部文学史是人类从童真走向成熟的发展史,是一个个文学大师用如椽巨笔记载的人类的心灵史,也是承载人类良知与情感反思的思想史。阅读这些传世的文学名著就是在阅读最鲜活生动的历史,就是在与大师们做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它会使一代代的读者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巨大的审美满足。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以中外语言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著作和人物传记等,与国内翻译名家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翻译质量急剧下降,出版物质量也令人忧虑。出版一套质量上乘、造福读者的高品味文学名著便成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内翻译界的一致赞同与积极响应。这便是“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缘起。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以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著名翻译家尹承东先生为主编,著名翻译家王逢振、尹承东、李玉民、杨武能、张建华、张经浩、陈众议、罗新璋、施康强、郭建中为编委的“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编委会,他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遴选篇目,选择国内最权威的译本,向读者奉献上一道精神盛宴。

译 本 序

名著须名译。名译者，名家所译也。对广大受众，本书译者愧非名家；只在同行中，薄有虚名，恒以“没有翻译作品的翻译家”（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相戏称。好读书，懒于动笔，只译得《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及《栗树下的晚餐》等中短篇，《红与黑》为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才勉强交卷，于译事悟得三非：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试申说之：

一、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中文——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此所谨记而不敢忘者也。

二、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文学语言，于言达时尤须注意语工。“译即易”，古人把“译”声训为“换易言语”之“易”；以言文学翻译，也可以说，“译”者，“艺”也。译艺求化，只恨功夫不到家。

三、艺贵精。但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耳。

比起创作，翻译不难。难在不同言而同妙，成其为名译也。

罗新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红 与 黑

——一八三〇年纪事——

敬告读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正值重大的七月事件^①,弄得人心惶惶,不大肯朝想象这一路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②。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巴黎民众起义,攻占王宫,查理十世退位,但胜利果实被为大资产阶级窃去,引出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

② 据斯当达专家考证:起意写作《红与黑》,当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六日之夜;全书,至少是上卷,完稿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初。之所以说“写于一八二七年”,是表示与时政无涉,但小说副标题又作“一八三〇年纪事”,无异掩耳盗铃。

目 录

译 本 序	001
上 卷	001
第一章 小城	002
第二章 市长	006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009
第四章 父与子	013
第五章 讨价还价	017
第六章 烦闷	023
第七章 缘分	030
第八章 小小风波	038
第九章 乡野一夕	044
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051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053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057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062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066
第十五章 鸡叫	069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072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075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079
第十九章 多思则多忧	090
第二十章 匿名信	097

第二十一章	与主人的谈话	101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112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122
第二十四章	省会	133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39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145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154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157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162
第三十章	野心家	175
下 卷		189
第一章	乡村情趣	191
第二章	初见世面	200
第三章	第一步	207
第四章	拉穆尔府	210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220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222
第七章	风湿痛	227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234
第九章	舞会上	243
第十章	玛葛丽特皇后	250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257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261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265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273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278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283
第十七章	古剑	288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292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296

第 二 十 章	日本花瓶	304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309
第二十二章	争论	313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320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327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	332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	338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341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343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347
第 三 十 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349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353
第三十二章	老虎	357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361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366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371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376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382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385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390
第 四 十 章	静退	394
第四十一章	审判	397
第四十二章		403
第四十三章		408
第四十四章		412
第四十五章		418

附 录

愿文学翻译早日走出窘境/周士君	427
日译犹得五百字/罗新璋	429

上 卷

真实，
严酷的真实^①。

——丹东

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斯当达专家翻遍丹东（1759—1794）著作，没有找到类似的句子。卷首题词，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同样，小说中亦屡次提到丹东，玛娣儿特小姐还把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又，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除英文、意语外，法文的大多系斯当达假托，有时虽署上梅里美、缪塞等人名，但查无实据，无从加注，亦无需加注。

第一章 小 城

置千百生灵于一处，
把坏东西捉出去，
笼子里就不那么扑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物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①。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

^① 译按：《红与黑》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此书已有赵瑞蕤（作家书屋，一九四七）、罗玉君（上海平明，一九五四）、郝运（上海译文，一九八六）、闻家骈（北京人文，一九八八）四家译本；影响数罗译本最大，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不才如我，从未想过要译此书，而竟译了此书，当别有际会耳！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询及传译版本，随后谈及译事，临末，即邀我为该社重译《红与黑》。这颇令我为难，当时手上正在译他书。孰不料刘君一言九鼎，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不过我同时声明：她回杭州后，如社方不同意，合同尽可废止。不久，出版社寄来正式合同，势成骑虎，只得勉力为之。尝为小文，其中说到：初译，不管译得怎样，总是“词必己出”；复译，就没这么便宜。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翻译时，碰到有些字句，真是相避为难，暗合为忧。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古人云：“主善为师”，犹恐不及，谅不至责我罪我。此开篇第一段，除第一句外，多有借取罗译本字句之处，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近闻，与我同时或稍后，至少还有四家在译《红与黑》，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我想，数辈译者的努力，目的只是一个：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九三年二月一日再按：拙译浙江文艺初版以来，已届十年。癸未岁末，曾以三月工夫，与原文校读一过，续有补正，是为燕山版修订本。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追记。

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倒藉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外表粗粝、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喏!那是我们堂堂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事停歇,十之八九,准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不无器局偏狭与临事拘执的成分。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具,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①。市长先生步履庄

① 译按:“特”乃法文 de 字的音译;de 系法语介词,表示起源、由来、所属,用在贵族姓氏,则表示拥有某采邑或地产。傅雷先生可能受吴语影响,所译《欧也妮》《高老头》等作品,译 de 为“特”;其余各家,为更接近原文发音,往往译作“德”。傅译本影响较大,本书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权从“特”。敝意,贵族之为贵族,不以其“德”称,而因其享有“特”权。故译作“特”,自有一定道理。

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则见勃艮第山脉峰峦隐约,赏心悦目。旅人如果对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邸宅;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他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①,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当地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迤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诸如莱比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无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据推断,当为二四]年大选之后,才到手的。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才四换一,取得索雷尔这块地。这个地段,虽然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

^① 是年,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暗示保王党得势。

呼)的松板买卖更有利,但他门槛精,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

这桩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有一次,一个礼拜天,这事也有四年了(il y a quatre ans de cela)^①,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望着他暗笑。这一笑,在市长心里投下一道阴影;此后,他不免常想,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作成的。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维璃叶,如想赢得众人敬重,最要紧的是造围墙时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不慎,用了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个“没头脑”的名声;这在明哲稳健的人眼里,就体面扫地了。而在弗朗什-孔泰,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令人生厌。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就会觉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该到这个坏词儿里去找。专横的舆论——这算什么舆论?——无论在法兰西小城,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其愚顽都是一样的。

第二章 市长

权势!老兄,盖可以忽乎哉?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孩童的惊诧,阔佬的嫉妒,贤哲的轻蔑。

——巴纳夫

杜河之上,大约百步之高,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实属必要;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瑞那先

^① 当指一八二六年,因本书主要写于一八三〇年上半年。据斯当达专家 P. - G. Castex 推断:于连约于一八二六年秋,进市长府当家庭教师,主要情节都发生在此后四年之内。

生来说,真是万幸之事!山川形胜,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刨出条条沟壑,路面给冲得坑坑洼洼,简直无法通行。人人都感不便,倒成全了特·瑞那先生:修筑一堵六米高、六七十米长的挡墙,他的德政自可流芳百世。

为这堵挡墙,特·瑞那先生御驾亲征,三赴巴黎。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

有多少次,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一面纵目四望,俯瞰这片杜河流域。在那一方,在河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巉岩间依稀能见无数细小的溪流。这些小溪,遇到多处落差,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汇于杜河。山里的阳光,十分酷热。烈日当空的时候,游人坐在这平台上寂然凝想,梧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这些梧桐长势很快,绿得发蓝的浓荫,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虽然他是保王党,我是自由党,这件事还得称赞于他)。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片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盎蓝长道(terrasse de Saint-Germain-en-Laye)相媲美。

至于我,对这条“信义大道”,只有一点责难,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特·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是路政上的蛮横做法:替壮健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去冠梢。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菜园里的大路菜一个模样。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由党人断言,也许是言过其实,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剪枝所得,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林工人,下手就更狠了。

这位年轻司铎,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退伍后退隐维璃叶——照市长的说法,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又是